中国学術思想變遷史





任公著

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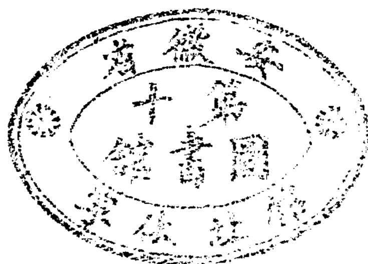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變遷史目次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變遷史

新會梁啓超著

第一章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爲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爲最廣，猶不過一百十二兆人耳，較吾華文僅有四分之一也。印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駁雜殊甚。中國雖南北閩粵，其語異殊，至其大致則一也。此事爲將來一大問題，別有文論之。我中華

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墳典索邱，其書不傳，姑勿論。即如尚書，已起于三千七八百年以前，夏代史官所記載。今世界所稱古書，如摩西之舊約全書，約距今三千五百年，婆羅門之四韋陀論亦然，希臘和馬耳之詩歌，約在二千八九百年前，門梭之埃及史，約在二千三百年前，皆無能及尚書者。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書，則我中國今傳者尚十餘種，歐洲乃無一也。此眞我國民可以自豪者。　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遊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爲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

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强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礴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獷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

華第一也。泰西雖有希臘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諸賢，然安能及我先秦諸子。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我國之學術思想雖稍衰，然歐洲更甚。歐洲所得者，惟基督敎及羅馬法耳，自餘則暗無天日。歐洲以外更不必論。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之氣焰之何以坌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於此者，何也？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眞，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思想學術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

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賾也，他界復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擷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烏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未睹一，於他國文字初問津焉耳，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輩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已，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篳路籃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吾同胞其有聯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吾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

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損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閒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則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而勢有所扞格也。若諸君而吐棄本國學問，不屑從事也，則吾國雖多得百數十之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吾懼其於學界一無影響也。故吾草此論，非欲附益我國民妄自尊大之性，蓋區區微意，亦有不得已焉者爾。

今於造論之前，有當提表者數端：

吾欲畫閉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為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

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老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卽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孼，則舉其重者也。其理由於下方詳說之。

吾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是爲國之耻，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宗教者，於人羣幼稚時代雖頗有效，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焉。何也？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吾國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不見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恆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獨其入中國，

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乎？不見夫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統一者，謂全國民之精神，非擯斥異端之謂也。）不必更以宗教之末自法縛也。

生理學之公例，凡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種植家常以梨接杏以李接桃，牧畜家常以亞美利加之牡馬交歐亞之牝駒，皆利用此例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兩緯度不同之男女相配，所生子必較聰慧；皆緣此理。）此例殆推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大地文明祖國凡五，因各遼遠隔絕不相溝通；惟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之文明，光耀大地焉。其後阿剌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媾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鑠地之現象，皆此公例之明驗也。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于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今則全球若比鄰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國，其文明皆已滅，故雖與歐人交，

而不能生新現象。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爲我家育甯馨兒，以亢我宗也。

第二章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源泉，則皆自黃帝子孫（下文皆稱黃族。向用「漢種」二字，今以漢乃後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來也。黃族起于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寖昌寖熾，遂徧大陸。太古之事，搢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爲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爲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下：

胚胎時代

第一：黃帝時代
第二：夏禹時代
第三：周初時代
第四：春秋時代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爲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二十餘種，班氏既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地位，固無待言。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曆象，曰作樂律，曰興醫藥是也。黃帝四征八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

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顚頓，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抑洪水，乘四載，徧九洲，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國乃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爲華夏，爲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民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箕子所述，其稱傳自神禹，必非盡誣。）皆爲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落並立，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菁華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官禮，（近儒多攻周官爲僞書。周官雖或有後人竄附，然豈能一筆抹煞耶？攻之者蓋有二蔽：一曰過崇敎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羣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制度，不脫蠻野思想習俗者，便以爲古聖人豈當有此？皆有所畏而生迷罔也。）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古代學術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洎及春秋，兼併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磅礴鬱積，將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來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爲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

泉。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即天然界，近於地文學範圍者。）之狀態，能使初民（此名詞從侯官嚴氏譯，謂古代最初之民族也。）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爲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爲羣利也。請一一論次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强，而受益受獘皆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惑。綜觀經傳所述，以爲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詩「天生烝民」，書「惟天陰騭下民」，禮記「萬物本乎天。」）天者有全權，有全力，臨察下土者也。（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又「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天者有自然之法則以爲人事

想皆以此爲基焉。

之規範，道德之基本也。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書「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确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問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羣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然天道。記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雖近於宗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羣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爲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爲

天帝之化身；中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雇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敍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質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實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邃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之無責任，以爲其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憲之無責任，歸其責於大臣，使人民不必有所獨忌，得以課其功罪也。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惟中國則君主有責任。責任者何？對於天而課其功罪也。日食彗見，水旱蝗螟，一切災異，君主實尸其咎。此等學說，以今日科學家之眼視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義存焉也。其踐位也，薦天而受；其殂死也，稱天而謚：春秋所謂以天統君。蓋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存。此亦神權政體之所無也。不甯惟是，天也者，非能諄諄然命之者也；於是乎有代

表之者，厥惟我民。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無形之天，忽變爲有形之天。他國所謂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則所謂天之秩序命討者，實無異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對於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雖其法不立，其效不覩，然安可以責諸古代？）當邃古之初而有此，非偉大之國民，其孰能與於斯！

古代各國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動物者，所在皆是。中國前古，雖亦多神，然所拜者皆在高尚而兼切於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幾於一神尚矣。社稷者，切於農事者也；五祀者，門戶非竈中霤，皆關於日用飲食者也。吾國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實際，即此亦可

以見之。且其中尤有最重特異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國族制之發達最備，而保守之性質亦最強，故於祭天之外，祀祖為重。所謂天神地祇人鬼，凡稱鬼者，皆謂先祖也。孔子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言三代思想之變遷，於其鬼神之間，最注意焉。初民之特質則然也。尊祖之極，常以與天並重。（墨子天鬼並稱最多。）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常視其祖宗之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外國特異之點也。此等思想範圍，數千年至今不衰。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為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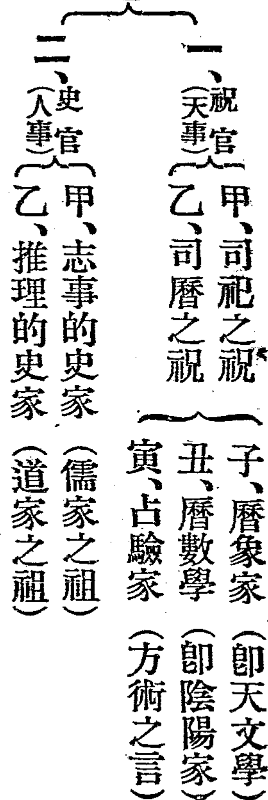
敬天也，皆取以爲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爲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爲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羣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法老，猶太之祭司長，見於舊約全書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四族，婆羅門爲首，剎利次之。剎利，帝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牀喇嘛，掌全國大政，仍是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兼希臘教皇之徽號，其教務大臣柄權最重。此實半開民族之通例也。中國宗教之臭味不深，雖無以教權侵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爲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侯與曹劌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隨侯將戰楚，首言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蓋以爲祭祀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曆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

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曆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天之曆數在爾躬」，及後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於曆學。後世言洪範五行，言讖緯，皆發源於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略，有陰陽家數術略，有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古代之學術，半屬此類。）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裨竈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爲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羣初進時之形狀，詫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僞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爲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讖緯之書亦然。緯爲眞僞，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爲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

例，於是史職遂爲學術思想之所薈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太史乘輶軒所采）若書，若春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求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爲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最著者也。）若別爲一族者然。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吉凶禍福之道，祝本於天，以推於人；史鑒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讖緯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人相與之際；而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古之醫者必兼巫，故古醫字作毉。黃帝內經有祝由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庸也。樂與詩同體。詩學於太史，樂官亦稱瞽史，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卽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爲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Castes 印度分人爲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爲刹利，其次爲毘舍，最下者爲首頭陀，不許互通婚。 中世

歐羅巴所謂「埃士忒德」Estates（歐人大率分僧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羣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爲然，而學術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指舟車來往等言）流布尤窒，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睹也。雖然，此後全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班志全本劉歆七略，故今用其原名。）所述，謂——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出於淸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專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與聞，管子稱士有士之鄉，農有農之鄉，工商有工商之鄉，不可使雜處。又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蓋古俗然也。古者以官爲氏，如祝氏，史氏，樂正氏，倉氏，庾氏等，皆出世業之故。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不惟中國爲然，卽各國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

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槊，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窒抑多數之民智爲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墮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矣。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爲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蹟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人羣初起，皆自草昧而進於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搢紳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朴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羣進化之公例，必由行國進而為居國，由漁獵進而為畜牧，由畜牧進而為耕桑。殷自成湯以至盤庚，凡五遷其都，蓋尚未能脫行國之風焉。孟子頌周公之功，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詩美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蓋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成農國也。）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周禮也；威儀，儀禮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於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嫻文學者，所在皆然矣。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即發之勢，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嶇偪仄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　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爲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實爲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日知錄云：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幷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　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閥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爲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周室之勢既微，其所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　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

例，國土隸於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爲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衆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干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歷古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罣無礙，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篇）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　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級：其在上古，則排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羅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漸，威懾歐陸，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爲國際，取孟子交際何心之義，最爲精善，今從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游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併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教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爲國家休戚所關，（當時羣雄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鴟之不知，將辱國

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旣國中文學最優之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賫之歸以爲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爲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橫捭闔之士，專以奔走游說爲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於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　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併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饑

戰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爲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爲吾患也。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擢蕩廓淸，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爲文明之障礙，中國破此界最早，是亦歷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硏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行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爲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諸侯立政，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則

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人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相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羣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徧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捆屨織席以爲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究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

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爲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縷，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

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爲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爲劉歆七略也。篇中諸子略，實爲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凡爲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下。

一儒家　二道家　三陰陽家　四法家　五名家

六墨家　七縱橫家　八雜家　九農家　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陰陽家　二儒家　三墨家　四名家　五法家　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爲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一它囂，魏年　二陳仲，史鰌　三墨翟，宋鈃　四愼到，田駢　五惠施，鄧析　六子思，孟軻

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己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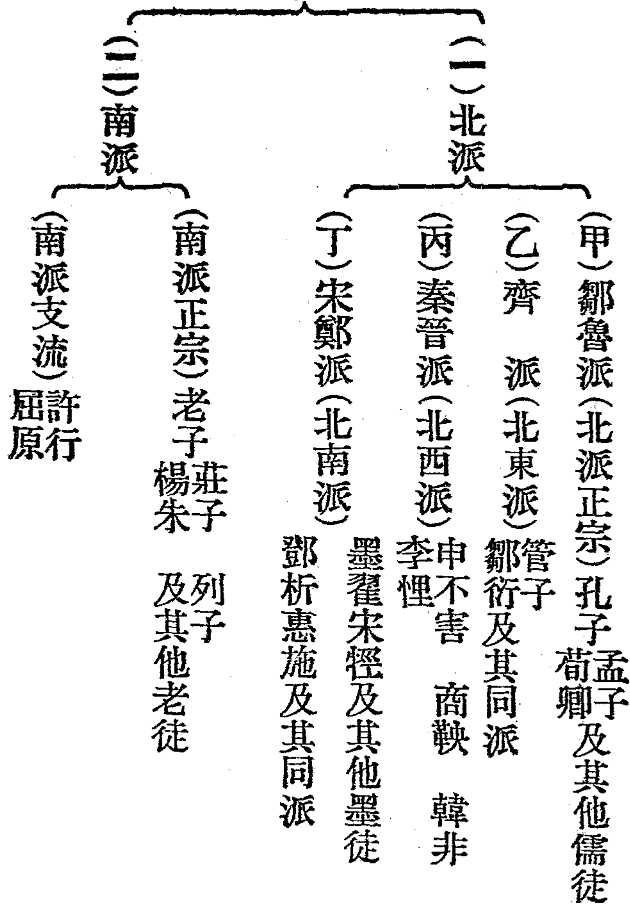
一墨翟，禽滑釐　二宋鈃，尹文　三彭蒙，田駢，愼到　四關尹，老聃　五莊周　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尠。孟子則以楊墨

並舉，又以儒墨楊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以儒墨楊老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騶忌騶衍淳于髡愼到環淵接予田駢騶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爲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西方之學，亦云一及。）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强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己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採。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眞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

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爲一流。今有兵家略，方使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術數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老三家，頗能絜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內聖外王之學者，指儒家也；宋鈃尹文，墨派也；彭蒙田駢慎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於墨派也。篇中一唱三嘆者，惟孔墨老三家，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然猶有漏略者。太史公（司馬談）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分雄于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爲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今請据羣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製一先秦學派大勢表如左：——


先秦學派
（一）北派
（甲）鄒魯派（北派正宗）孔子
孟子
荀卿及其他儒徒
（乙）齊　派（北東派）管子
鄒衍及其同派
（丙）秦晉派（北西派）申不害　商鞅　韓非
李悝
墨翟宋牼及其他墨徒
（丁）宋鄭派（北南派）
鄧析惠施及其同派
（二）南派
（南派正宗）老子
莊子
列子
楊朱
及其他老徒
（南派支流）許行
屈原

欲知先秦學派之眞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羣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爲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羣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爲政治之本，（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政治之圓滿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隨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繫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煖是憂，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

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爲蠻野，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別，列表如下：

北派	南派
北派崇實際	南派崇虛想
北派主力行（主動）	南派主無爲（主靜）
北派貴人事	南派貴出世
北派明政法	南派明哲理
北派重階級（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南派重平等（如莊子齊物，許行並耕之論。）
北派重經驗	南派重創造

北派喜保守孔子曰：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法行不敢行。　南派喜破壞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北派主勉强勉强者，節性也。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董子曰：勉强學問，勉强行道。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南派明自然自然者，順性也。莊子山木之喩，渾沌竅之喩，皆其義也。

北派畏天孔子曰：畏天命。　南派任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北派言排外　南派言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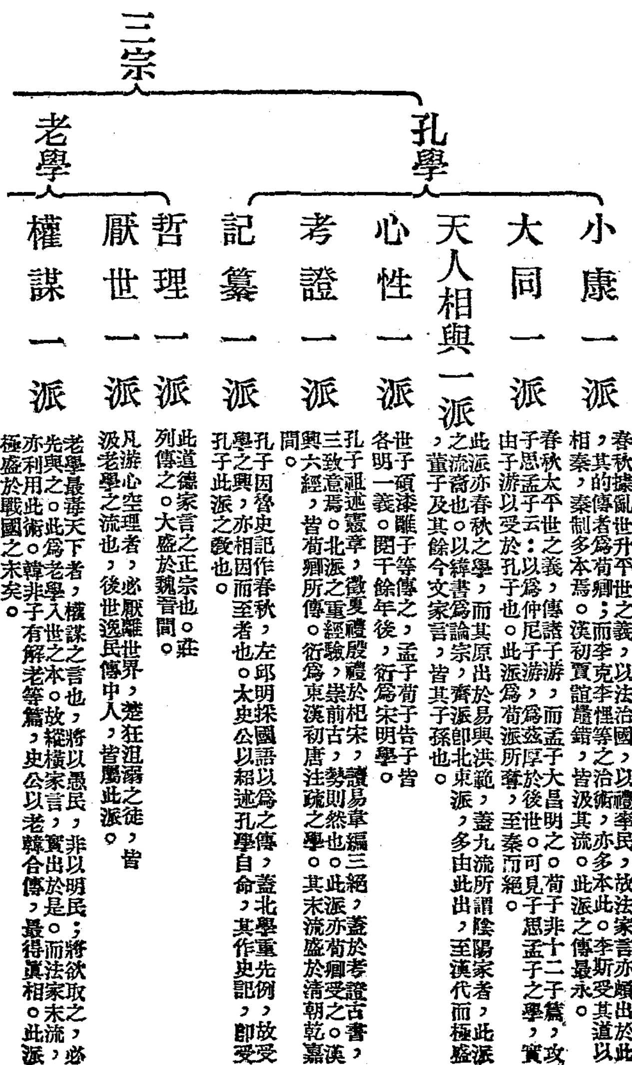
北派貴自强　南派貴謙弱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中庸云：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學之見排於南，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試

觀孔子在魯衞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阨矣，宋陳蔡皆鄰於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揶揄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於南。墨子生於宋，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採，而自成一家。言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於北派之眞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力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詳見第三章今爲三

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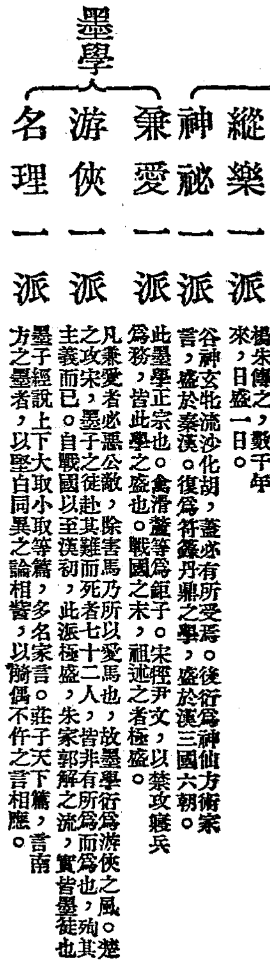
三宗

孔學

- 小康一派　春秋據亂世升平世之義，以法治國，以禮率民，故法家言亦頗出於此，其的傳者為荀卿；而李克李悝等之治術，亦多本此。李斯受其道以相秦，秦制多本焉。漢初賈誼鼂錯，皆汲其流。此派之傳最永。
- 大同一派　春秋太平世之義，傳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可見子思孟子之學，實由子游以受於孔子也。此派為荀派所奪，至秦而絕。
- 天人相與一派　此派亦春秋之學，而其原出於易與洪範，蓋九流所謂陰陽家者，此派之流裔也。以緯書為論宗，齊派即北東派，多由此出，至漢代而極盛，董子及其餘今文家言，皆其子孫也。
- 心性一派　世子碩漆雕子等傳之，孟子荀子告子皆各明一義。閱千餘年後，衍為宋明學。
- 考證一派　孔子祖述憲章，徵夏禮殷禮於杞宋，讀易韋編三絕，蓋於考證古書，三致意焉。北派之重經驗，崇前古，勢則然也。此派亦荀卿受之。漢興六經，皆荀卿所傳。衍為東漢初唐注疏之學。其末流盛於清朝乾嘉間。
- 記纂一派　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邱明採國語以為之傳，蓋北學重先例，故受學之興，亦相因而至者也。太史公以紹述孔學自命，其作史記，即受孔子此派之教也。

老學

- 哲理一派　此道德家言之正宗也。莊列傳之。大盛於魏晉間。
- 厭世一派　凡游心空理者，必厭離世界，楚狂沮溺之徒，皆汲老學之流也，後世逸民傳中人，皆屬此派。
- 權謀一派　老學最毒天下者，權謀之言也，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此為老學入世之本。故縱橫家言，實出於是。而法家末流，亦利用此術。韓非子有解老等篇，史公以老韓合傳，最得真相。此派極盛於戰國之末矣。



此其大略也。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於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盛及拓殖之廣云爾。請更論餘子。

南北兩派之中，北之開化先於南，故支派亦獨多。陰陽家言，胚胎時代祝官之遺也；法家言，遠祖周禮，而以管子爲繼別之大宗，申商爲繼禰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爲諸學之媒介者也。孔老墨

而外，惟此三家，蔚爲大觀，巍然有獨立之姿；而三家皆起於北方。此爲全盛時代第三期。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國家觀，衍爲法家；世界觀，衍爲陰陽家。自管仲藉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內治，使成一「法治國」Rechtsstaf 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國風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騶衍之徒興，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制度，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

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於是乃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騶衍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達爾文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爲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騶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騶子之徒導之也。此爲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獨立於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強悍，故國家

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一一揖而出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燄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淩駕之之勢。申不害，韓產也；商鞅，魏產也。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强。逮於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荆楚道術主義，合爲一流；李斯復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爲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西派）者與。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爲列强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於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於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俶詭似南學。其必起於中樞之地，而不起於齊魯秦晉荆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眞自立；其不起於大

國，而必起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尙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子居爲老子之徒見莊子）楊氏之爲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於厭世觀。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況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乃覺除爲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爲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適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

而許行實

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於他書，卽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與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Socialism）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社會主義者，溺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爲羣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族，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無者也。北方政論，主干涉主義；保民牧民皆干涉也 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論者也。十八世紀以前重干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任主義，近則復趨於干涉主義。英國，放任主義之代表也；德國，干涉主義之代表也。盧梭，放任主義之宗師也；伯倫知理，干涉主義之宗師也。格蘭斯頓，放任主義之實行者也；比斯麥，干涉主義之實行者也。

放任主義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沒而不彰也！漢志農家者流，殆卽指許行一派。若僅以李克盡地力者當之，似不足爲一家言也。又按許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義，殆南而稍染北風也？但墨主干涉，而許主放任，其精神自異。

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憫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跪敷衽以陳詞兮」至「哀高丘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顧而不行」一段，徒見其詞藻之紛綸雜遝，其文句之連犿俶佹，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點也。九歌天問等節，蓋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北人，進化之跡，歷歷可徵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强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其南風也。此派後入漢而盛於淮南；淮南雞犬雖謂聞三閭之說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

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尙多多也。

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廁。及其末流，則互相辨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採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故戰國之末，實爲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耳。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荀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即韓非子所謂相里氏也）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郭注云二人姓氏也）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餘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爲道術衰微。不知學派之爲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

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衞，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

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見史記孟荀傳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故其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爲限，智識交換之途愈開，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爲構，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後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出彼入此，恬然不以爲怪也。故禽滑釐，子夏弟子也，而爲墨家鉅子；莊周，田子方弟子也，而爲道家魁桀；韓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爲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爲農家前驅。自餘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復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非如後世曖曖昧昧，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

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厲，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雜家之起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蘇張縱橫之辨，髡奭稷下之談，其論無當於宏旨，其義不主於一家，蓋承極盛之後，聞見雜博，取材贍宏，秦相呂不韋至集諸侯游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實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故全盛時代第四期，列國之國勢，楚齊秦三分而終并於秦，思想界之大勢，亦楚齊秦鼎力而匯合於秦。今請更列一時期變遷表如下：



第一期兩派

北派
南派

第二期三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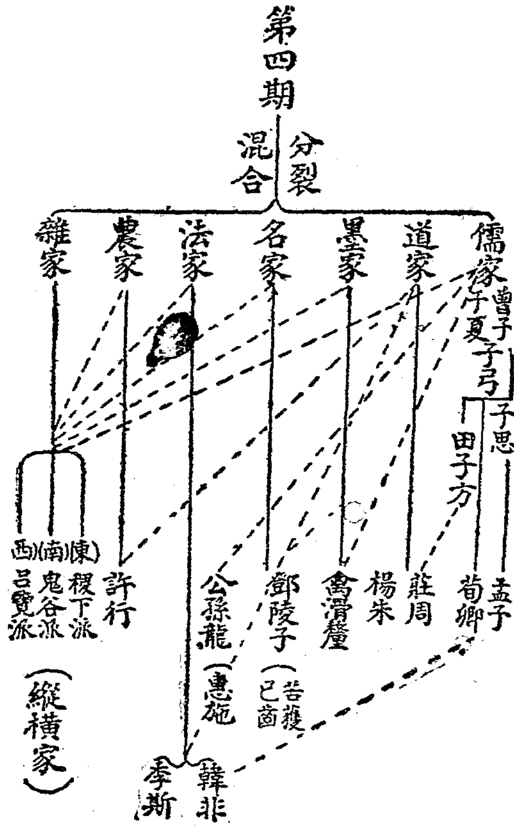
孔學
老學
墨學

第三期六家

儒家
墨家
名家
法家
陰陽家
道家

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北派

道家——南派


第四期
分裂
混合
儒家
道家
墨家
名家
法家
農家
雜家
曾子
子夏
子弓
子思
田子方
孟子
荀卿
莊周
楊朱
禽滑釐
鄧陵子
（苦獲
己齒
公孫龍
（惠施
許行
（東）稷下派
（南）鬼谷派
（西）呂覽派
（縱橫家）
韓非
李斯

當時所極盛者，不徒哲理政法諸學而已，而專門實際之學，亦多起乎其間。其一曰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考古者定爲戰國時書，蓋非誣也。最名家者爲扁鵲，其術能見五藏癥結，蓋全體之學精也；能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則解剖之學明也。其二曰天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亦衍於戰國；管子有地員篇，是知地圓之理也；緯書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動之理也。漢張衡有地動儀 其名家之人不能止之。其三曰兵法學。孫武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侖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而吳子司馬法，亦有淵源。其四曰平準學。日本所謂經濟學 計然之策七，范蠡用其五於越國，而霸諸侯；既施諸國，乃用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樂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俱見史記貨殖傳 是皆深通平準學，技

而進乎道者也。

此外則尚有史學，亦頗發達史學蓋原於胚胎時代，至此乃漸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屢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而春秋左氏傳一書，爛然爲古代思想之光影焉。漢志有鐸氏春秋，楚人鐸椒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趙人虞卿之著也。（其書今佚。其或爲記事之史，如左氏傳；或爲解經之書，如公羊穀梁傳；或爲纂述之書，如呂氏春秋；皆不可考。）此亦史學思想萌芽之徵也。而其時光燄萬丈者，尤在文學。文學亦學術思想所憑藉以表見者也，屈宋之專門名家者勿論，而老墨孟荀莊列商韓，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學之盛衰，與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當時文家之盛，非偶然也。

以上所列各派之流別，略具矣。但有附庸諸家，不能徧論者，今請列其總目如下。（或雖非大家，而有著書者，亦列之；或雖無著書，而爲他書所稱述者，亦列之。）

孔子　老子　墨子　管子（戰國時人纂集）　晏子（戰國時人纂集，漢志列於儒家。）　孟子　荀卿

關尹子　列子(或云依託)　莊子　愼子　文子(採集本，或云依託。)　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其書今採集本，或云依託。)　商君　韓非子　公孫龍子　尉繚子(劉向別錄云：繚爲商君學。)　尸子(名佼，晉人，商君師之。其書今採集本。)　申子(採集本)　鬼谷子(或云依託)　鄧析子(採集本)　尹文子　惠子(採集本)　楚辭　孫武子

以上其書今存列於四庫總目者。(其四庫不載，而近世採集成本通行者數種亦附焉。)

子思二十三篇　曾子十八篇　漆雕子十三篇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漢志原註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晏子十八篇(名嬰)　甯越一篇　公孫固一篇　董子一篇(原注云：名無心，難墨子。)　徐子一篇(原注云：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虞氏春秋五十篇(虞卿)　(以上儒家者流)

蜎子十三篇(原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

一篇　公子牟四篇原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　老萊子十四篇楚人

黔婁子四篇原注云：齊隱士。（以上道家者流）

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原注：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　公孫發二十二篇原注：六國時。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國時。劉向別錄云：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原注：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國時。　鄒奭子十二篇原注：齊人。　公孫檮終始十四篇原注：傳鄒奭始終書。　閭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原注：鄭人。

將鉅子五篇原注：六國時在南公前，南公稱之。（以上陰陽家者流）

李子三十二篇原注：名悝，相魏文侯。　處子九篇（以上法家者流）

毛公九篇原注：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家。（以上名家者流）

田俅子一篇原注：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原注：並云墨翟弟子。

（以上墨家者流）

蘇子三十一篇　張子十篇　龐煖二篇原注：爲燕將。（以上縱橫家者流）

伍子胥八篇　子晚子三十五篇原注云：齊人好議兵。（以上雜家者流）

神農二十篇原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原注云：六國時。（以上農家者流）

齊孫子八十九篇原注：圖四卷。顏注，孫臏也。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　范蠡二篇　大夫種二篇　李子十篇　龐煖三篇　兒良一篇六國時　王孫十六篇原注：圖五卷。　魏公子二十一篇原注：圖十卷，名無忌。（以上兵書略）

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以上方技略）

以上其書今佚，見於漢書藝文志者。

它囂見荀子非十二子篇　魏牟同上。漢志，道家之公子牟，疑卽是人。　陳仲同上，又見孟子。　史鰌同上。論語作史魚。　宋鈃同上。又見莊子天下篇。孟子作宋牼。　彭蒙見莊子天下篇　許行見孟子　告子見孟子，蓋儒家也。　楊朱屢見孟子莊子，列子有楊朱篇，載其學說。

子莫（見孟子，執楊墨之中者。）　淳于髡（見孟子。史記云：博聞強記，學無所主。）　接子（見史記，齊人。）　環淵（見史記，楚人，著上下篇。或云：卽漢志之蜎子。）　劇子（見史記）　吁子（見史記。索隱云：卽漢志之芋子也。）　秉（見莊子。莊子謂惠施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而五，秉不知其何指。或言：公孫龍，字子秉也。待考。）　白圭　計然（俱見史記）

以上其名散見羣書，無自著書，或有之而不載於漢志者。

綜是觀之，偉大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繁賾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權奇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謂黃帝子孫，而非神明也，謂亞洲大陸，而非靈秀也，噫，烏克有此！嘻，烏克有此！

第三節　論諸家學術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文闕）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爲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

流百家，皆起於是；幻空往刧，後絕來塵，尙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度後六百年，而馬鳴論斯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新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殆罄，時値秦漢之交也。而波瀾尼之聲論哲學，爲婆羅門敎中興鉅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波瀾尼之學，以言語爲道本，頗似五明中之聲明，又與柏拉圖之觀念說相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騰闍梨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時期也。更徵諸希臘，七賢之中，德黎（Thales）稱首，生魯僖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Anaximander）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Pythagoras）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道者也，生魯宣間；芝諾芬尼（Xenophanes）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彌匿智（Parmenides）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Heraclitus）首言物性，而天演

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討論原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皆安息人）生魯定十年；德謨頡利圖(Democritus)倡阿屯論（即莫破質點之說也）者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Socrates)言性理道德，西方之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Plato)論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Antisthenes)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己絕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Zeno)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三年；伊壁鳩魯(Epicurus)幸福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二十七年；至阿克西拉(Arcesilaus)倡懷疑學派，實爲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値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臘支派，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爲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士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遼遠，

人種之差別如此其殺異，而其菁英之磅礴發洩，如銅山崩而洛鐘應，伶倫吹而鳳凰鳴，嗚呼，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搆，相補助，相戰駁於一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敎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爲東洋學派，而希臘爲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度希臘同爲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爲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爲世間學派，而印度爲出世間學派。（希臘之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懷疑派，亦講求解脫主義，然猶世間法之解脫也；中國之老莊亦然。）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點。今請校其長短而僭論之。

（甲）與希臘學派之比較

（一）先秦學派之所長

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恆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同市府以共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皆有功於政治學，而皆不適於造完全之國家。）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為第一目的，羣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為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矣。此其一。

曰，生計（Economy）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人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屑焉，故當時哲學技術，皆臻極盛，爲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羅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地力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貴懋遷，或倡自由政策，（Free Trade）（孟子：關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彬，各明一義，蓋由地球生計學（即前論所屢稱之平準學）發達之早，未有吾中國若者也。（余擬著一中國生計史學論，採集前哲所論，以與泰西學說相比較，若能成之，亦一壯觀也。）此其二。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

有留意者。中國則於脩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爲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攻寢兵，老學之抱一爲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眞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爲鵠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爲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耳，非指其全體也，讀者勿泥視。）至就全體上論之，則亦有見優者。

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爲螺旋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學者每閉門造車，出門應轍，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爲無數平行線形。六家九流之門戶，

前既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輒纍纍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併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斯多噶派，雖與羅馬風俗有影響，然不多也。）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民艱，其立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為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密切，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亘於今，雖其為益為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殆非他方學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二） 先秦學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國之言也；語其短，則救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一曰，論理 Logic 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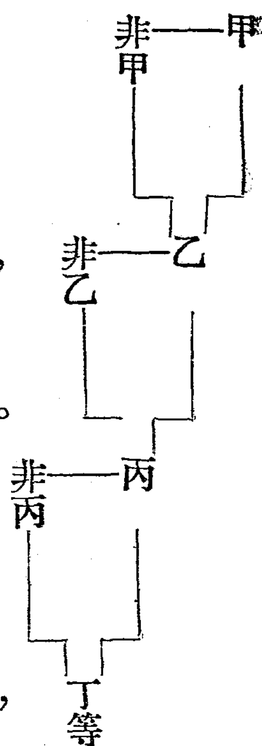
論理者，講學界之劍胄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學者，印度五明之一也，其法爲因口宗口喻三段，一如希臘之三句讀。而希臘自芝諸芬尼，梭格拉底，屢用辯證法，至阿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爲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眞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當時堅白馬等名學之詞句，諸子所通稱述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即孟荀莊韓書中亦往往援爲論柄，但其學終不成一科耳。以故當時學者，著想非不邃奧，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土。試舉一二爲例：孟子云：「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夫爲我何故與無君同物？兼愛何故與無父同物？一以理論法反詰之，必立窮矣。孟子言性善，謂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惡，謂人之性好利，順是則爭奪生而辭讓亡。其論法同一，而根據與結斷皆相反，終相持而不能決，皆由無論理以範圍之，不能于對待求眞理也。墨子天志篇云：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養而惡不義？（中略）然則何以知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中略）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中略）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云云。語中疊用數然則字，望之極似循環論法，然究其極際，則天何以欲其生而惡其死之理，據墨子不能言也。是其前論之基礎，胥不立矣。中國古書之說理類此者什九，不能徧舉也。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題立一界說，下一定義，然後循定義以縱說橫說之；中國則不然，如孔子之言仁言孝，其義亦寥廓而不定，他無論矣。坐此之故，譬之雖有良將健卒，而無戈矛甲胄以爲之藉，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

能光大，實由於是。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緣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爲鵠，而理論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典（Language Grammar）之教，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爲任，有傳授而無駁詰，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贊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似細故，然實關於學術盛衰之大原。試觀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阿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濫觴於倍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鳴者也；後有作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發達，恒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當代，有明徵矣。希臘學派之中堅，爲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師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賾高遠而置之，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來，茲學固以大盛，而額拉吉來圖，德

謨頡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爲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既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爲辭，怪誕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徒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譬有甲說之起，必有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者之乙說出焉；乙說既起，施有非乙，一非一爭，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論理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示其圖如下：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卽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之與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施有懷疑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己說出以執其中；己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己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展轉相襲，亘數百年，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古代，卽近世亦有然矣。記稱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眞理必於是乎在矣。乃先秦學派非不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殺也，顧未有堂堂結壘爭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同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羣言殽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後世儒者重言羣言殽亂衷諸聖，此調言也，此乃主奴之見，非所謂折衷也。何以故？彼其所謂聖者，孔子也，如老墨等羣言則孔子之論敵也；孔子立於甲位，羣言立於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諸甲，有是理耶？）　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宣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之與楊，蓋立於兩極端矣，維持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情狀者哉！惜其論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苟有精義，他書必當引及，何以於孟子之外，並名氏亦無睹也？）凡爲折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之地位，而中國殊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徵諸遠而徵諸近，歐洲當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學益盛，康德固有以優於倍笛二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

者亦數百年，清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轉熄，湯斌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實尸其咎。吾故曰：後有作者，不可不此之爲務也！

四曰，門戶主敎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眞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非與其人爲爭爲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論，以相辨難，則非惟眞理不出，而筆舌將爲寃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戰論，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爲吾歷史汚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僞與眞，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僞矣，果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毋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爲私仇？其毋

乃濫用强權，而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蟊賊耶？梭格拉底被戮於雅典，僇之者，羣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僇於聖人，吾實爲吾學界恥之！此後如墨子之非儒，則摭其陳蔡享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論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爲賤儒，指其無廉恥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嫗謾駡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析，而惟務以氣相矜，以權相淩。然則焚坑之禍，豈待秦皇？轂中之人，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慙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剗此孽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爲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

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爲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脚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夫老莊，以破壞爲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强半自創者也，既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託諸古，孔子託諸堯舜，墨翟託諸大禹，老子託諸黃帝，許行託諸神農，自餘百家，莫不如是；試一讀漢書藝文志，其號稱黃帝，容成，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噫，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爲之奴隸也；否則其持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罪於他人也；否則欲狐假虎威，以欺飾庸耳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

謗前輩，吾願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蟹目蝦之遺習也。

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柏拉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於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於父母，而幹父之蠱，大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柏亞三哲之爲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衣缽相傳，爲希臘之正統者，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於亞矣。中國不然：守先王之說，則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未聞有一焉能青於藍而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

贏，而萬焉，而巨萬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日吾保守之而已，則羣兒分領千金，其數已微，不再傳而爲窶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既不過得其師之一體，而又不敢有所異同增損，更傳於其弟子，所遺者又不過一體之一體，夫太其學安得不澌滅也！試觀二千年來，孔教傳授之歷史，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

(乙) 與印度學派比較(文闕)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爲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爲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界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

政界共主一統，則學派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荼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歸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競爭淘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眞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衷於至當，異論自熄；泰西近日學界所論定義公例者，皆自此來也。所謂他力者何？有上位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獎勵於此，則有所窒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聖非法，

風行草偃，民遂移風；泰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徵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叙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第一節　其原因

儒學統一云者，他學銷沈之義也。一興一亡之間，其原因至賾至雜，約而論之，則有六端。

天下大亂，甲兵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於憂皇擾攘之中，無復餘裕以從事學業，而者復肆其殘忍兇悍之手段，草薙而禽獮之，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已立於此棼亂闇黑之世界，故經周末兼併

之禍，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捲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於靖人心；事雜言龐，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於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秦漢之交，爲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並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此其二。

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爲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惟孔學則嚴

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馭民最爲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溲溺，及至定大業，則適魯而以太牢祀矣，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爲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爲之奧援也。此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於霸者更甚，何爲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爲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儒家之爲利也隱而長，其流弊少。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三暮四則衆狙喜；且笞且飴，則羣兒服；故宋脩太平御覽以彀英雄，清開「博學鴻詞」以戢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於此矣。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可行；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興，無術易以亡也。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所謂教競君擇，適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

不可逮也。此其四。

以上三端，皆由自動力者也。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盈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以故極盛之餘，每難爲繼。彼希臘學術，經亞里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哲理，經康德後而稍微：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九流既茁，精華盡吐，嬴秦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於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爲不可復加，不復敢幾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授，無擴充，勢使然矣；然諸家道術，太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於前者既希，其傳於後也亦不自廣。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制法後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爲盡責。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至於儒術，則言訓詁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寬，而所待於創作

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爲昌也。此其五。

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闢塗徑，未嘗有借助於時君之心：如墨學主於鋤强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芻狗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然則彼其學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孔學不然，以用世爲目的，以格君爲手段，故孔子及身周遊列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爲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藉王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季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捨；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第二節 其歷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也。雖然，其發達亦非

一朝一夕之故，請略敍之。

（一）萌芽時代　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於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子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是儒敎始大於河西。文侯初置博士官，實惟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敎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爲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爲敵孔敎，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盧生等四十餘人，未嘗與儒敎全體爲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吏爲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於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敎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敎之第二功臣也。漢高蚤年最惡儒，有儒冠者

輒溲溺之，其吐棄也至矣；而酈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垢以從之，及天下既定，諸將爭奪喧嘩，引爲深患，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爲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眞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蓋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喟然興學，以貽後昆。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交戰時代　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當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餤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爭衡者也。其在墨家，游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爲一時士大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謂孔也，俠謂墨也。蓋墨孔兩派，在當時社會勢力殆相埒焉。秦漢時人常以仲尼墨翟並稱，或以儒墨儒俠並稱。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制考嘗彙鈔之，得百餘條。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史稱曹參爲齊悼惠王相召，諸儒百數，問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從。聞膠西有蓋公者，善黃老言，請見之。蓋公言治道清靜，則民自定。曹參大悅，師之。後相漢，日飲醇酒，與民休息，皆得力

於道家言也。黃生之事竇后，漢書外戚傳云：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按竇后為文帝后，文帝即位之年，即冊立，而崩於武帝建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間，勢傾外廷，天子宰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史稱黃老生徒，與儒生徒轅固譬辨難於帝前，竇后怒，使轅固入圈刺豕，欲殺之，其束縛言論自由，可見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鴻烈解，高誘注淮南子云：天下方術之士，多歸淮南，於是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以著此書；其旨近於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云云。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史記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談所論六家要指，謂儒墨陰陽名法道各有所長而歸本於道家。班固譏之，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實則此乃談之言，實非馬遷之言。此演之自下者也。故當時儒者，雖磅礴鬱積於下，而有壓之於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則景帝時代，鼂錯用事，史稱錯與維陽宋孟劉帶同學申商刑名之學於軹縣張恢。然則張恢殆當時法家大師也。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宏羊，欲行李悝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來爭辨學術之第一大公案也。鹽鐵論，漢桓寬撰，乃敘說始元六年，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論議鹽鐵均輸之利害者也。兩黨各持一見，互相辨難，洋洋十數萬言，以視英國議院爭愛爾蘭自治改正案與法案者，其論辯之激烈，持見之堅確，殆有過之無不及，實為中國學界政界放一大異彩也。由此觀之，當儒學將定未定之際，與之爭統者凡三家。就中隨分為三小時期，第一期為儒

墨之爭。蓋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孟嘗、平原、信陵、春申。）之遺風，猶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猶為一世所稱羨，尙氣之士，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詆儒為柔巽者有焉矣。雖然，其道最不利於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萎絕矣。第二期為儒道之爭。道家有君（如竇太后文帝景帝等）相（如曹參汲黯等）以為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爭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術固有適宜於當時之天澤者，故氣燄騾揚，而詆儒為虛偽繁縟者有焉矣。雖然，帝者之好尙變，而其統之盛衰亦與俱變。及三期為儒法之爭，儒法兩有利於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隱而長，景帝之時，急於功名，法語斯起，而詆儒為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致挫敗；而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

皆占全勝也。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確立時代　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於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然武帝當竇后未歿以前，不能實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於上，竇嬰以太后之親爲丞相，田蚡以帝舅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將迎申公於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綰臧下吏，嬰蚡罷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復爲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張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變相時代　一尊既定，尊經愈篤，每行一事，必求合於六藝之文。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外戚，遂覬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箝盈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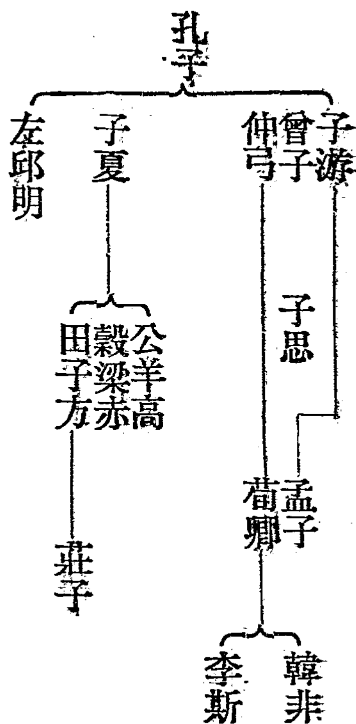
口，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制作僞經，隨文竄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人創竹爲編，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爲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艱，故受燬甚易，其爲費也不貲，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衆，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祕府，歆既親典中書，任意抑揚，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祕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卽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況有君權，潛爲驅督，於是鴻都太學，承用其書，奉爲太師，視爲家法。莒人滅鄫，呂種易嬴，自茲以往，而儒之爲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五)極盛時代　雖然，歆新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於極點。今請列西漢與東漢比較。(一)西漢有異派之爭，而東漢無有也。西漢前半紀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待言矣。卽武帝別黑白，定一尊以後，亦尚有如汲黯之治黃老，桑弘羊張湯之治刑法者，東漢則眞絕矣。(二)東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明帝親臨辟雍，養三老五更，自章帝以下，史者稱其受經淵源。(三)西漢傳

經之業，專在學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凡學術壟斷於一處者，學必衰；散布民間者，學必盛。泰西古學復興時代，學權由教會移於平民，遂開近代之治，其明證也。西漢非諸博士，不得受業，雖有私授，而其傳不廣。東漢則講學之風，盛於一時，史所載如劉昆弟子常五百餘人，注丹徒衆數百人，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弟子千餘人，曹曾魏應宋登丁恭著弟子數千人，樓望九千餘人，牟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玄萬言六千人，諸如此者，不可枚舉焉。（四）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經之書，惟有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除賈馬許鄭服何諸大家著述傳世，人人共見者不計外，其儒林傳所載如周防著四十萬言，伏恭著二十萬言，景鸞著五十萬言，其餘數萬言者尚指不勝屈。故謂東京儒術之盛，上軼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第三節　其派別

競爭之例，與天演相終始，外競既絕，內競斯起，於羣治有然，於學術亦有然。韓非子顯學篇，謂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故漢代儒學雖極盛，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覩，其條葉附蔓，千差萬別，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今欲言漢儒之派別，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別。



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一列子游於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於禮運，禮運爲子游所傳，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云，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故知孟子之學出於子游也。一列仲弓於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並稱，論語言雍也可使南面，正荀子君權之學說所自出也。

表例說明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太同，大義亦謂之小康；太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撥亂，謂之升平。撥亂，升平，太平，謂之三世。三世之中，復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撥亂，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大義之

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鉅子，而復北學於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顏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於孔氏。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爲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者也。禮孔子所雅言，爲尋常人說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當人人平等也；言小康者必言性惡，撥亂世當以賢治不肖也。故言性善必言擴充，近于自由主義；言性惡必言克治，近于督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發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等是也。後王者禹湯文武周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天人世及，以爲禮義，以爲綱紀等者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節，更僕難終。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爲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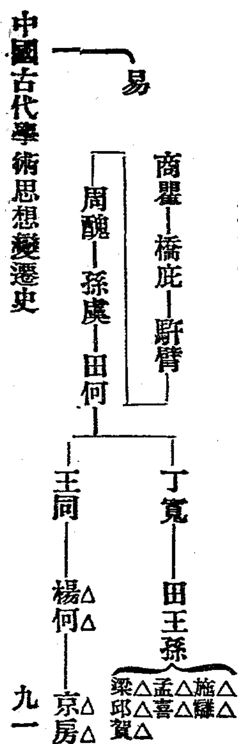
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此眞孔學之大不幸也！漢代學術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與春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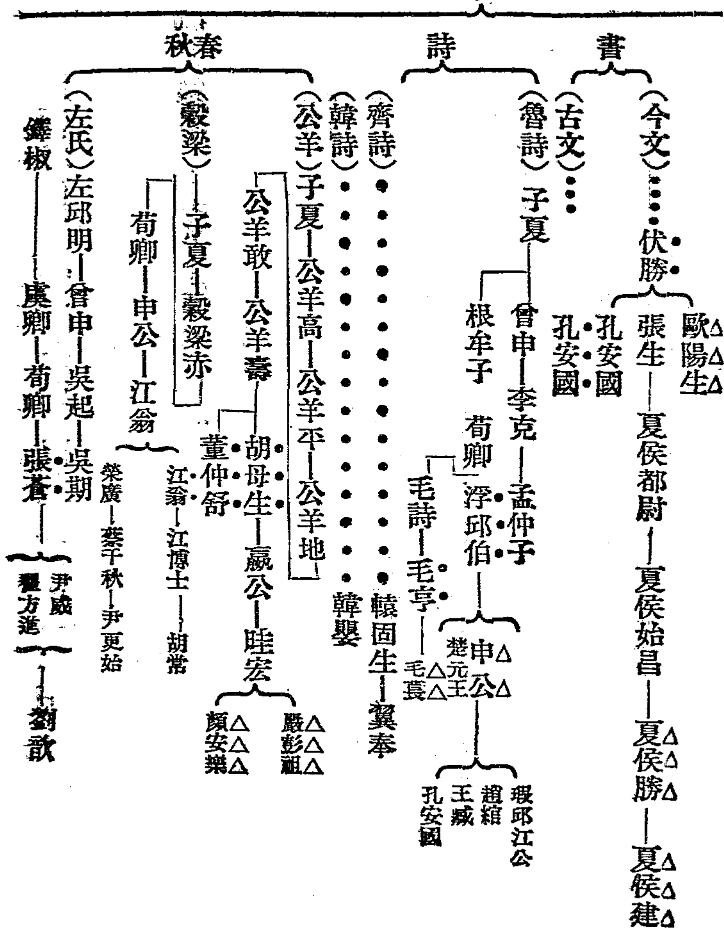
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別，可分兩種：

(一)說經之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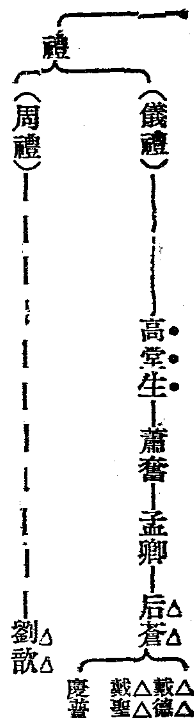
(二)著書之儒

(一)說經之儒　在昔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請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六藝)孔子
書
(今文)伏勝
歐陽生
張生—夏侯都尉—夏侯始昌—夏侯勝—夏侯建
孔安國
(古文)
孔安國
詩
(魯詩)子夏—曾申—李克—孟仲子—浮邱伯—申公
根牟子
荀卿
毛詩—毛亨—毛萇
楚元王
瑕邱江公
趙綰
王臧
孔安國
(齊詩)轅固生—翼奉
(韓詩)韓嬰
春秋
(公羊)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
公羊敢—公羊壽—胡母生—嬴公—眭宏
董仲舒
嚴彭祖
顏安樂
(穀梁)子夏—穀梁赤
荀卿—申公—江翁
江翁—江博士—胡常
榮廣—蔡千秋—尹更始
(左氏)左邱明—曾申—吳起—吳期
鐸椒—虞卿—荀卿—張蒼
尹咸
翟方進
劉歆



表例說明

一凡傳授不斷者，以—爲識；傳授不明者，以……爲識。一所表傳授人，只據故書，其眞僞非著者之責任。一每經于漢初第一本師旁施●●爲識，立於學官者旁施△△爲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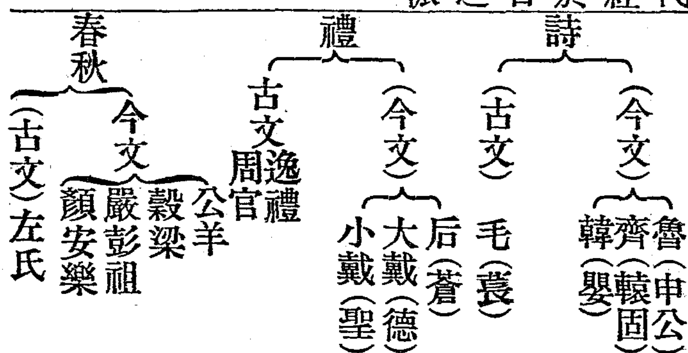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穀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祟禮由禮之言，兩戴記又多採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爲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古今文之爭是也。今文傳自西漢之初，所謂十四博士，列於學官者是也。古文興於西漢之末，新莽篡國，劉歆校書

時所晚出者也。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爲孔學一支派；古文則經亂賊僞師之改竄附託，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古文雖不盛於漢代，然魏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渤定五經正義，皆爲古文學獨占時代，蓋自是而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非荀學之舊矣。今將漢代所立於學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爲一表：

經		家	立學官	備考
易		楊（何）	武帝時立	易皆今文無古文
		施（讎）	宣帝時立	
		孟（喜）	同上	
		梁邱（賀）	同上	
		京（房）	元帝時立	
書	（今文）	歐陽	武帝時立	
		大夏侯勝	宣帝時立	
		小夏侯建	宣帝時立	
	（古文）	孔（安國）	平帝時立	

漢代羣經立於學官者之宗派



經	今古文	家	立於學官
詩	今文	魯(申公)	武帝時立
		齊(轅固)	同上
		韓(嬰)	同上
	古文	毛(萇)	平帝時立
禮	今文	后(蒼)	武帝時立
		大戴(德)	宣帝時立
		小戴(聖)	同上
	古文	逸禮	平帝時立
		周官	未得立
春秋	今文	公羊	武帝時立
		穀梁	元帝時立
		嚴彭祖	東漢初立
		顏安樂	同上
	古文	左氏	平帝時立

（嚴彭祖、顏安樂）二家皆公羊支子出於胡毋生者也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毋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其三）災異家。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託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承以爲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羣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卽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謚。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復之，而不得已出於其途者也。不然，以孔子之聖智，寧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索，鷁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勃之恆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斷斷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旣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

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懾，則民賊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劇亂時代之人類皆宗教迷信之念甚强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徵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指也。及於末流，寖乖本意，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象數之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齊詩派）至於春秋又益甚焉；騶致讖諱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詰，駸駸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

（其四）訓詁家。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藝文志）本爲章句訓詁，舉大義而已；（見漢書儒林傳）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覃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尙，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啓有唐陸（德明）孔（穎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玉裁）王（引之）之嚆矢，買櫝還珠，去聖愈遠。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書之儒　今所傳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楊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愼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

已。而說文不過字書，於學術思想全無關係；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於作者之林；新語眞贋未定，新書割綴所成，未足以槪學者之學識。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論之價値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爲主，然其究天下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爲西漢學統之代表。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爲我國開歷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託義皆有所獨見而不殉於流俗：本紀之託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託始泰伯也，列傳之託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爲一姓產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爲列傳也，尊敎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羣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係

也；游俠有傳，刺客有傳，厲尚武之精神也；龜筴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於人道也。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生於天下之中央，而足跡徧海內；（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蓋今日版圖，除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跡皆徧矣。）其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自序稱吾聞諸董生曰云云，蓋史公于董子必有淵源矣。公羊傳嚴引子司子曰云云，吾友仁和夏曾佑以爲必史公也。）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舊思想，磅礴鬱結，以入於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爲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劉中壘粹然純儒，然爲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說苑陳義至淺，殆無足云。揚子雲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擬易，著法言以擬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無創作力，而惟存模擬性也。王仲任頗思爲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摭其小而

遺其大，吾友餘杭章炳麟，以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爲近矣。節性（王符）公理（仲長統）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於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爲學界放一線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觀於此，而益嘆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

其於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覘當時文明之迹者，則詞賦爲最優；而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閎之曆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製地動儀）亦有足多者焉。

第四節　其結果

儒學統一之運，既至兩漢而極盛；其結果則何如？試舉犖犖大者論之：

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也。儒學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礪廉隅，崇尚名節，以是爲一切公德私德之本。孝武表章六藝，儒師雖盛，而斯義未昌；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節，以經明行修四字爲進退士林之標準，故東漢二百年間，而孔子之所謂儒行者，漸漬社會，浸成風俗；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讓爵讓產，史不絕書，或千里以急朋友之難，或連軫以犯時主之威。論者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莫尚於東京，非過言也。夫當時所謂名節者，其果人人出於眞心與否，吾不敢言。雖然，孟德斯鳩不云乎：立君之國，以名譽心爲元氣。孔子之政治思想，（專就其小康之統言）則正孟德斯鳩所謂立君政體也；故其所以維持之者，莫急於尚名。及至東京，而儒效極矣。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

顧亭林亦云：「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又曰：「雖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猶使之以名爲利。」名節者，實東漢儒教一最良之結果也；雖其始或爲以名爲利之一念所驅，而非其本相乎？至其寖成風俗，則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爲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奪，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其孔學所以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也。孔子之論政，雖有所謂大同之世，太平之治；其所雅言者，總不出上天下澤，君臣大防。故東漢承其學風，斯指最暢。范蔚宗之論，以爲「靈桓之間，君道秕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强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義；後漢書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顛，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同佐雄傳論 誠哉其知言

也！儒教之結果使然也。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爲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範圍，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曾左，皆食其賜者也。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驟幾，則與其亂臣賊子，繼踵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兩漢以後，所以殺弑之禍，稍殺於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標之功，不可誣也。此其結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則亦有焉。

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實執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與民爲強制之關係；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爲合意之關係。即近于契約之關係惟強制關係也，故重等差；

惟合意關係也，故貴平等。惟等差也，故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兩者雖皆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一家言者也。儒家則不然：其施政手段，則干涉也；（保民牧民，皆干涉政策之極軌也。）其君臣名分，則强制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社會秩序，則等差也；（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則以壓制暴威爲大戒。夫以壓制暴威爲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道固有未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爲君說法，而不爲民說法。其爲君說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隱也！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採民之輿論以施素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於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隱，不順民之所好惡，不採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當明答之問題也。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猶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諄諄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謂余不信，則

試觀二千年來，孔教之盛，極於中國，而歷代君王，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當若何？曰不可不籍制之以民權。當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監督之；當其暴威之方行也，則有權以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仁政之實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爲大戒，猶可言也；寖假而要君亦爲大不敬矣，猶可言也；寖假而庶人議政，亦爲無道矣，儒教亦多非常異義，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衆，視民草芥，視君寇讎之義，聞誅一夫，未聞弑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門也。雖然，爭權而必出于革命，慘矣，傷矣；且革命之後，復無所以限其君權者，前虎退而後狼進，是革之無已時，而國將何以立也！故徒殺一虎，殺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絕虎狼之迹者，卽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說，則共和政體是也；由後之說，則立憲君主政體是也。欲成郅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顧忌而不敢昌言也！此所以雖有仁心，而二千年來不能蒙其澤也。是何異語人曰：吾已戒虎狼勿噬汝，汝但恭順俯伏於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校也。雖曰小康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或有不能遽語於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長，則雖加刀於我頸，我固不得爲古人諱也。故儒家小

康之言，其優於法家者，僅一間耳。法家以爲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家（專指小康）以爲君也者，有權利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爲優也。雖然，義務必期於實行，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利以監督之。今民之權利，既怵於學說而不敢自有，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數千年政體，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之乖謬而不完全更甚也。）故夫東京末葉，鴻都學生，郡國黨錮諸君子，膏斧鉞實牢檻而不悔，往車雖軫，而來軫益遒，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爭政之實爲本權，則中國議會之治，雖興於彼時可也。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衮闕爲責任，以清君側爲旗幟，曾不能乘此實力，爲百年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其又安能無媿也！嗚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沈滯也。　進化與競爭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蓋宇宙之事理至繁賾也，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職，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黨不許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學說亦然。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爲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苟專制矣，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即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此徵諸古今萬國之歷史而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在之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蠭起，舉前此之縛軛而廓清之，於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至於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糞土。要之，歐洲今

日學術之昌明，爲護耶教者之功耶？爲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倜乎遠矣。而泰東諸國，則至今猶生息於一尊之下，此一切羣治，所以瞠乎後也。吾之爲此言，讀者勿以爲吾欲攻孔子以爲耶氏先驅也，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末流失眞，大勢趨於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爲獨一法門矣，故羅馬教會最全盛之時，正泰西歷史最黑暗之日。吾豈其於今日乃欲摭他人吐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按之實迹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爲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制之別名也。苟爲專制，無論出於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認吾之義務當然耳。若夫孔子，則固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爲大，所以爲聖，而吾所頂禮讚嘆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尙，而不能逮下，亦其結果不良之一端焉。蓋當人智未盛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顧儒教全不及此，使騃愚婦孺，無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於他途，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釋家入之，馴致袁了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入之也。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雖然，以禍福迷信之說牖民，雖非無利，而利或不勝其敝。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蓋以此自喜焉。

第五章　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爲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衰落之時代

也。申而論之，則中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隱詭儒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

東漢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數十年間，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推原其故，蓋有五端：

一、由訓詁學之反動力也。漢季學者，守師說，爭門戶，所謂「碎義難逃，便辭巧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見漢書藝文志）學問之汨沒性靈，至是已極。物極必反，矯枉過直，故降及魏晉，人心厭倦，有提倡虛無者起，則羣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恆情無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晉泰始元年，傅元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

弛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汚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語意皆同。）於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顧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誠哉其知言也！儒術之亡，半生是故。此其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惑也。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兩漢后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爲董袁所襲，亦無孑遺；人人漸覺骨肉之間，皆有刀俎。若乃黨錮之禍，俊顧廚及，一網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駢首闕下，若屠猪羊。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適，故一遁而入於虛無荒誕之域，芻狗萬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漢末至張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四海鼎沸，原野厭肉，谿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喋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所用，亦困於亂離，無復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厭世之觀，自然發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兩漢帝王儒者，崇尚讖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而權勢道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爲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煉養焉，服食焉，或庶可免，於是相率而歸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墮落之大原因也。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偏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別焉：——

一曰玄理派。　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浮靡相尚，後遂爲清談之俗者二三百年，開其宗者，實爲何宴王弼。晉書王衍傳，

稱「晏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蓋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應於時勢，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後如阮籍稽康劉伶王衍王戎樂廣衞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談玄有大名於時，乃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莫不推究老莊爲第一事業。潘京傳云，京與樂廣談，廣深歎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學宗」。京遂勤學不倦。又王僧虔傳引其戒子書云：「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執麈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云云。當時六經之中，除易理外，盡皆閣束。而諸傳中稱揚人學問者，皆以研精老易等語。老易並稱，實當時之普通名詞也。范甯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非過言也。平心論之，若著政治史，則王何等傷風敗俗之罪，固無可假借；若著學術思想史，則如王弼之於老易，郭象向秀之於莊，張湛之於列，皆有其所得心之處，成一家言，以視東京末葉，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過之焉。老學雖偏激，亦南派一鉅子，世

界哲學應有之一義，吾雖惡之，而不願爲溢惡之言也。但其魔業之影響於羣治者既若彼焉矣，無他，老子既以破壞一切爲宗旨，而復以陰險之心術，詭結之權謀佐之，故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而在其私立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勢使然也。此爲當時老學正派。

二曰丹鼎派。 馬貴與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經典科學又一說也，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以行其敎。（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此實數千年道敎流派之大略也。煉養服食兩派，其指歸略同，吾檃括之，名曰丹鼎派。此派蓋導源於秦漢之交。始皇時侯生盧生等，既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功成身退，自言從赤松子遊，其是否依託，姑弗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斷言也；漢武迷信封禪，李少君欒大之徒，相與熒惑，於是煉養服食之說益甚；至漢末魏伯陽著參同契，密勿傳授，其燄益播；

後漢彭曉亭參同契云：謂伯陽先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至晉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內外編各四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其他雜著一百餘卷。其言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本也。更有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也。言詭誕不可窮詰。而後世神仙家之思想，實宗於此派之說。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實依託以誑人主而取富貴，固不足道；至如魏葛輩，所志或不在是，蓋懷抱厭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脫眞理，知有軀殼，不知有靈魂，徒欲長生久視，遊戲塵寰，是野蠻時代宗敎思想必有之現象，無足怪者。印度婆羅門外道每欲速滅其軀殼，以享涅槃之樂。中國神仙家言每欲長保其軀殼，以享飛昇之樂。雖其見地之深淺不同，要之爲軀殼所迷縛是也。古埃及人用木乃伊術保全屍體，是由軀殼所重視致也。耶敎號稱靈魂，而其言末日審判死者，皆從塚中復生，其爲軀殼所迷亦至矣。宗敎進化之第一級，莫不如是。神仙家言，又何責焉！此爲當時老學第一別派。

三曰符籙派。　符籙之視丹鼎，風斯下矣。丹鼎派起於漢初，符籙派起於漢末。順桓間，宮崇襄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

後漢書襄楷傳云：楷上書言臣前上瑯琊宮崇所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又云：初瑯琊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池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按于吉神書，卽道家所謂太平經者，宋中興史志始著錄，馬端臨經籍亦存其目。于吉後爲孫策所殺。順帝時距孫策據江東，已七十餘年矣。

同時張道陵亦托此術，密相傳授，延至後世，仰爲眞人，奉爲天師。案三國志裴注云：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居鵠鳴山中，造符書，爲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齊法相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朝廷不能造就，拜魯爲漢陵太守。此張陵始末，見于傳記者也。後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爲天師，於是六朝以來天師之號起。通考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眞教，册贈天師爲太師。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元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靈應沖和眞人之號，給三品銀印，其後屢有加號，晉秩至一品。明太祖時改爲三品，沿襲以至於今，幾與孔子之衍聖公，耶氏之教皇等矣。豈不異哉！

自是南北朝士大夫，習五斗米道卽張陵教之名派者，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於北，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自言遇仙人成公興，授以大法，又遇太上老君，命之繼天師張陵之後，處師位，賜以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云云。太上老君及天師等名稱，實始于此。其後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言之于元魏世祖，乃遣使奉玉帛牲牢迎致焉，于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每帝卽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云云。陶弘景最顯於南，梁書言陶弘景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獻之，武帝益厚之；及卽位，猶然。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蓋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此派獨滔滔披靡天下矣。竊臆論之，其時之佛教已入震旦，妖妄者流，竊其象教密宗，最粗淺之說，以欺惑愚衆，故其

所言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又言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往往開刧度人，（彼中言天尊開刧，已非一度，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等年號，其間相去四十一億萬載云云，皆竊佛氏過去七佛之說，成住壞空四刧之論也。）皆損益四阿含俱舍論等所說，剽竊之迹，顯然可見，而復去兩漢儒者陰陽五行迷信以緣附之。故吾謂此時爲儒佛過渡時代。此派實其最著者也。此爲當時老學第二別派。

四曰占驗派。 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劉向匡衡龔勝之徒，既已盛說五行，夸言讖緯，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東京儒者張衡郞顗，最稱名家；襄楷蔡邕楊厚等亦班班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諸術名義解俱見後漢書方術列傳注，恕不具引。）盛行於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其術至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其尤著者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此書四庫著錄，或言依託璞名。）注青囊，（此書今佚）爲後世堪輿家之祖。而嵇康亦有難宅無吉凶論，則其時風水說之盛

行可知。隋志著錄珞球子一書，六朝人撰言祿命者，以爲本經；而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實，後世算命家之祖。衞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靈臺祕苑，皆北周人爲後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弘景著相經，爲後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來，誣罔怪誕之說，汨溺人心者，皆以彼時確然成一科學，雖謂晉魏六朝間，爲陷溺社會之罪惡府可也。此爲當時老學第三別派。

要而論之，當時實道家言獨占之時代也。其文學亦彪炳可觀，而發揮厭世精神亦最盛。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語其代表也。此皆老子「芻狗萬物」，楊朱「奚皇死後」之意也。雖我國二千年文學，大率皆此等音響，而魏晉六朝爲尤甚焉。曾無雄取奇進之氣，惟餘靡靡頹惰之音，老楊之毒燄使然也。

其時治經學者，雖有若王肅杜預虞翻劉焯劉炫徐遵明之流，然曾不

能於東京學風外，有所建樹，徒咬文嚼字，破碎愈甚。北史儒林傳，謂「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兩派之概象雖不同，要其於數千年儒學史，無甚關係一也。雖謂其時爲儒學最銷沈之時代可也。

佛學雖自漢明以後，已入中國，符秦崇法，廣事翻譯，宗風漸衍，然謂之爲佛學萌芽時代則可，竟謂之爲佛學時代則不可。蓋當時之治佛學者，徒誦經文，皈依儀式，而於諸乘理法，曾無所心得也。

老學之毒，雖不止魏晉六朝，卽自唐以後至今日，其風猶未息，雖然遠不如彼時代之盛矣。其派別之多，亦遠有所遜，故劃分數千年學術思想史，而名彼時爲老學時代，殆無以易也。

第六章　佛學時代

第一節　發端

吾昔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爲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而論之耳。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適成反比例，著中國儒學史當以六朝唐爲最衰時代；著中國文學史當以六朝唐爲全盛時代。）一無所事，其最錚錚於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中，雖謂爲無一毫之價值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爲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燄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教之範圍；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絀，物莫兩大，儒教之衰亦宜。

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諸中國學術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學術苟能發揮之光大之，實行之者，則其學卽爲其人

之所自有。如吾游學於他鄉，而於所學者既能貫通，既能領受，親切有味，食而俱化，而謂此學仍彼之學，而非我之學焉不得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爲學也，則如北歐諸國，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希臘羅馬，取諸猶太者，則彼之學術史，其終不可成立矣。又如日本，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我國，取諸歐西者，則彼之學術史，其更不可成立矣。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爲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於我爲斷。

審如是也，則雖謂隋唐之交爲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可也。前乎此者，兩漢之經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後乎此者，宋明之理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又不惟在中國爲然耳。以其並時，舉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較之，印度自大乘教諸鉅子入滅後，繼法無人，其繼法者悉在中國日以萎微；歐洲則

中世史，號稱黑闇時代，自羅馬滅亡以後，全歐爲北狄所蹂躪，幾旣於無歷史之域，當時所賴以延文明絕續於一線者，惟恃一頑舊專制之天主教而已。印度歐洲如此，而餘更無論也。故謂隋唐之學術思想，爲並時舉世界獨一無二之光榮可也。縱說之則如彼，橫說之則如此，故隋唐學者，其在本論中，占一重要之位置也，不亦宜乎！

第二節　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

中國之受外學，與日本異。日本小國也，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則其趨如鶩，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亦與之俱化矣。雖然，充其量不過能似人而已，然亦不能眞似終不能於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創造。中國不然：中國大國也，而有數千年相傳固有之學，壁壘嚴整，故他界之

思想，入之不易，雖入矣，而閱數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動其毫髮；譬猶撥墨於水，其水而爲徑策之盂，方策之池也，則黑痕倏忽而徧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則寗易得而染之！雖然，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既受之，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則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於戲！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龍伯大人之脚趾，遂終爲僬僥國小丈夫之項背所能望也。謂余不信，請徵諸佛學。佛學之入震旦也，據別史所言，或謂秦時，與竇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有佛之嚆矢。眞僞第弗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詔齎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教義始東被。雖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三國時代支纖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號三支。魏嘉平二年，曇

摩訶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雖然，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爲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教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爲難者。（魏明帝時有費叔牙褚善信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有牟子作理惑論，而吳主孫皓亦有廢佛教之議，必其既興，始有辨之有廢之者矣。）及魏晉代，始漸成爲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專事譯經。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道安與習鑿齒等游，專闡揚佛教於士大夫之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於此，爲淨土宗之濫觴焉。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齎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爲第一。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教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英人之探險于非洲者。）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爲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鳩摩羅什。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嫻漢語，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繙繹，一切經綸成於其手者，不知凡幾；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其最顯

者也。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爲傳大乘教。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討論僅在小乘耳。至羅什首傳三論，宗室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爲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馱跋陀羅譯華嚴，曇無讖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壁壘一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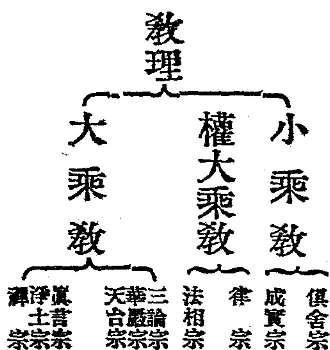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羣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歧。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等經；又迎求那跋摩於罽賓，築戒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茲始。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幷起，菩提流支始倡地論宗，達摩始倡禪宗，眞諦三藏始倡攝論宗及倶舍宗，智者大師始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始倡律宗，善導大師始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始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始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始倡眞言宗，萬馬齊奔，百流洶湧，至是遂爲佛學全盛時代。

第三節　諸宗略紀

今請將六朝隋唐間有力之諸宗派，列爲一表，示其系統。

宗名	開祖	印度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成實宗	鳩摩羅什	訶梨跋摩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宗	嘉祥大師	龍樹提婆	同上	同上	同上
涅槃宗	曇無讖	世親	同上	宋齊	陳以後歸入天台
律宗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宗	光統律師	世親	同上	梁陳間	唐以後歸華嚴
淨土宗	善導大師	馬鳴　龍樹　世親	同上	唐宋明時	明末以後
禪宗	達摩大師	馬鳴　龍樹　提婆　世親	同上	同上	同上
俱舍宗	眞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同上	晚唐以後
攝論宗	同上	無著世親	同上	宋齊	唐以後歸法相
天台宗	智者大師	未詳	陳隋間	隋唐間	晚唐以後
華嚴宗	杜順大師	馬鳴　堅慧　龍樹	陳	唐則天後	同上
法相宗	慈恩大師	無著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同上
眞言宗	不空三藏	龍樹　龍智	唐玄宗時	同上	同上

以上十三宗，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家歸併地宗外，自餘十宗，皆經過極光大之時代，互起角立，支配數百年間之思想界者也。今按其所屬教乘，再示一表。



諸宗之教旨，若縷述之，雖數千萬言猶不能殫，且亦非余之淺學所能及也，是以不論。論其歷史。本論原以中國爲主，不能他及。但各宗起原多與印度有關係，故不得不追論及之。

（一）俱舍宗。　佛滅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中阿含經六十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雜阿含經五十卷，皆小乘經也。）造俱舍論，（三十卷）實爲本宗之嚆矢。時印度自佛家乃至外道，莫不競學，大顯勢力於西域。及陳文帝天嘉四年，印度高僧波羅末那，（即眞諦三藏）攜梵本以詣震旦，以五年之功譯成之，名曰「阿毘達摩俱舍論」，即所謂「舊俱舍」者是也。陳智愷唐淨慧皆爲作疏。及唐貞觀間，玄奘法師親赴天竺，從僧伽耶舍論師，學俱舍之奧論，歸國後重譯原本，釐爲三十卷。其弟子神泰普光法寶尊親爲疏記，遂以流通。但此宗本爲法相之初步，故亦名法相宗之附屬宗云。

（二）成實宗。　本宗之祖師，即成實論之訶棃跋摩其人也，生於佛滅後九百年，嘗從有宗本師受「迦旃延」之論，（時印度佛派有有宗，空宗，兩大派。）覺有所未慊，乃通覽大小乘，自創其論，然其宗義不盛於印度。至姚秦弘始十三年，鳩摩羅

什始譯之以行於支那，其弟子曇影爲之筆述，僧叡爲之注釋，於是此義遂光。自晉末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云。但此論本與三論並譯，其傳法者，率皆兩習，故亦名三論宗之附屬宗云。

（三）律宗。　自佛入滅後，迦葉尊者與五百羅漢結集大藏，分爲經論之三藏。律之在教中，蔚爲大國矣。其入中國也，始於曹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傳所謂十八受者。劉宋元嘉十一年，始行尼受。謂比丘尼所受戒律　迨姚秦弘始六年，鳩摩羅什始譯十誦律，其後僧祗律等，相續出世，律教漸入震旦矣。其卓然完成一宗者，則自南山律師道宣始。南山生隋開皇間，受戒於智者律師之門，後隱於終南，研精戒律，及奘師西遊歸國，開譯壇於長安，南山親爲其書記，譯律數百卷，證明戒律，爲員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有，其有功於佛教，實非淺尠。其時與之並起者，復有兩派：一曰相部宗，法礪律師所創；

二曰東塔宗，懷素律師所創；並南山宗統，稱律家三宗云。然彼兩宗不光大，獨南山律至元代，猶保持宗勢不衰。

（四）法相宗。 法相，天台，華嚴三宗，亦稱敎下三家，皆大乘妙諦，而當時佛學中最光大者也。此宗一名唯識宗，以大意明唯識；故又名慈恩宗，以開祖爲慈恩。故本宗印度傳法，最爲分明。佛說大乘經中，華嚴深密楞伽經等，闡揚萬法唯識之義，實爲斯學所本。佛滅後九百年，彌勒慈尊應無著菩薩之請，說五部大倫所論「瑜伽師地論」「分則瑜伽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波若論」是也。無着承彌勒之旨，復造「顯揚論」「對法論」等。同時有世親菩薩無著之弟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誦論」等，大弘斯旨。復次佛滅後十一世紀，有難陀護法尊十大論師，皆注世親三十頌，各有心得。而護法之弟子戒賢論師，所謂傳法大將，冠絕一時，深究

瑜伽，唯識，聲明，因明等之蘊奧，在五印度中號稱辯才第一，傳鉢奘師以惠震旦。自茲以往，西域此學微矣。唐貞觀三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坊間小說西游記，即演奘師事蹟也。）孑身徧歷五印，得禮戒賢，盡受五大論，（即彌勒所造）十支論，（即無著以下所造）博通因明聲明諸學；（印度當時有所謂五明者，佛徒外道並學之，其因明即名學，日本所謂論理學也。）歸國以後，弘暢斯旨，實爲法相宗入中國之嚆矢。玄奘高足窺基，號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玄旨，於是述疏證義，確立宗規，本宗大成，實由於是。再傳爲淄州惠沼，著「唯識了義燈」。三傳爲樸楊智周，著「唯識演祕」。經此數師，宗義日以遂光大。

（五）三論宗。　三論者：（一）中論，（二）十二門論，（三）百論也。前二爲龍樹菩薩造，後一爲提婆菩薩造，故本宗祖龍樹提婆。（或加大智度論，亦名四論宗）鳩摩羅什，實提婆三傳弟子也，傳法東來，專弘此宗，四論譒譯，皆出其手。什師門下，生（道生）肇（僧肇）融（道融）叡（僧叡）影（曇影）觀（慧觀）恆（道恆）濟（曇濟）之八傑，皆受大義。曇濟授道朗，道朗

授道詮，道詮授法明，法明授嘉祥，至嘉祥大師（名吉藏）而此宗全盛。其後玄奘復從印度清辯智光兩大師，更受微言。復有地婆伽羅者，東來，口授宗義於慈恩，慈恩遠承什譯，近稟奘傳，旁參伽說，著「十二門宗致義記」而此宗遂以大成。

（六）華嚴宗。　我佛世尊，從菩提樹下起，卽爲深位菩薩，文殊普賢尊，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實佛乘中甚深微妙，一乘最極之法門也。當時聲聞緣覺根器未熟者，聽之如聾如啞。佛滅五百年，馬鳴菩薩作「大乘起信論」，演眞如緣起法門，卽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菩薩出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菩薩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本宗印度之列祖。其在支那，東晉義熙十四年，跋陀羅始譯華嚴六十卷。其後諸師講說流布，製疏撰章者雖不尠，然未能確然成一宗派。陳隋間，杜順禪師，始

提義綱，標立宗名著「華嚴法界觀門」「五教止觀十玄章」等，大暢妙旨，是爲開宗初祖。二祖智儼，作「搜玄記」「孔目章」等。三祖法藏，稱賢首國師，作「五教章」以明本宗之教相，作「探玄記」二十卷以解華嚴；其餘著述，尚二十餘部；圓宗宗風，至此大成。故賢首亦稱華嚴太祖。賢首沒後，有慧苑者，私逞臆見刊落師說，宗統將墜，四祖澄觀慨之，作「華嚴大疏鈔」破斥異轍，恢復正宗，諸祖心傳，賴以不墜。所謂清涼國師是也。五祖宗密，稱圭峯禪師，紹述清涼，盛弘華嚴，兼通諸宗，斯道益以光大。此五傑者，所謂華嚴五祖也。

（七）天台宗。亦名法華宗，以依法華經立宗故。此宗不上承印度，創始之者，實由我支那，則智者大師其人也。師名智顗，陳隋間人，以居天台山，故此宗得名。時有南嶽慧思禪師，德高一世，自證三昧，智者往謁之，則曰昔

134

者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使修法華三昧。越十四日，智者大徹大悟，遂直接佛傳，創立此宗。荆溪尊者（智者第六代法孫也）「止觀義例」云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按指大智度論也）爲指南，以大經（按指涅槃經也）爲扶疏，以大品（按指大品般若經也）爲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爲經，諸法爲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云云。本宗創立之眞相，實括於是。次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後，廣傳宗風。天台惟散說，章安始結集，以成一宗典籍，以作一家綱目。次有智威，慧威，玄郞，妙樂，幷稱龍象。中唐以後，荆溪尊者漑然最顯焉。

（八）眞言宗。佛敎有顯密二敎之別，此宗所謂密敎也。密敎者何？不恃言語以立敎者也。據佛家言佛有三身，一釋迦佛，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實一佛之德所流出之三體也。（按略如耶教三位一體之說）大日者，釋迦之法身；釋迦者，大日之化身也。故後世學者綜別諸宗，亦分爲釋迦敎，大日敎，彌陀敎三類。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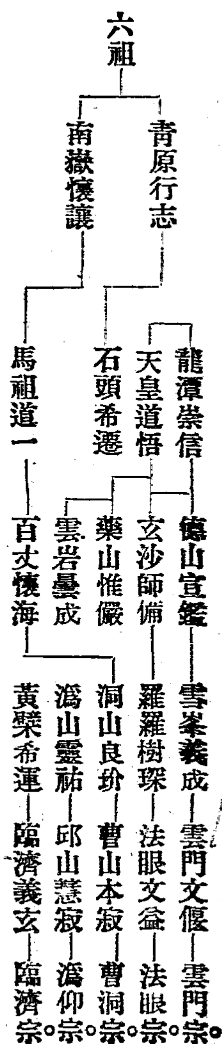
所舉十宗，惟眞言宗屬大日教，淨土宗屬彌陀教，（今婦孺通念南無阿彌陀佛卽宗彌陀教也）餘八宗皆屬釋迦教。相傳金剛薩埵，親受法門於大日如來。如來滅後七百年，薩埵以授龍猛菩薩；龍猛授龍智；龍智授善無畏；善無畏始來唐，繙大日經，以授金剛智；金剛智實支那傳法初祖也。其後不空和尚東來，承金剛智之後，復從事繙譯，爲玄宗肅宗代宗三代國師，眞言宗之確立，實自不空始。雖然，此宗不盛於我國，後經空海（卽創造日本字母之人）傳諸日本，日本今特盛焉。西藏蒙古暹羅亦行之。

（九）淨土宗。　此宗所依者三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一論，（往生淨土論，天親菩薩造。）以念佛藉他力而求解脫，所謂彌陀教也。印度先師，推天親菩薩。天親入滅後五百年，菩提流支始傳淨土法門於震旦。先是後漢時，安息國沙門安淸高，始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晉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已爲此宗之嚆

矣；然法門未備。菩提流支之入中國，實北魏永平元年也。流支以授曇鸞，著往生淨土論註，大宏斯旨。其後隋大業間有道綽，唐貞觀間有善導，皆錚錚大師也。禪宗，天台，法相，華嚴等諸宗，雖極盛於當時，然其教理甚深微妙，非鈍根淺學人所能領解，故信奉者僅在士大夫；獨淨土宗，以他力教義，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解之教理，概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善導禪師在世之時，屠肆殆無過問者云。其力量可見一斑矣。今世俗所謂佛教者，大率猶汲此宗之末流也。

（十）禪宗。　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禪宗，稱教外別傳。此四宗者，皆大乘上法，各有獨到，而中國佛學界之人才，亦悉在於是矣。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教義，一變佛教之窠臼。後此宋明間，儒佛混合，皆自此始。此歷史相傳，靈山會上，釋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

於茲授受。其後迦葉尊者，以衣鉢授阿難，中間經歷馬鳴龍樹天親等二十七代，密密相傳，不著一字，直至達摩禪師；自迦葉迄達摩，是為印度二十八祖。達摩承二十七祖之命，東漢震旦，當梁武帝普通七年，始至廣東，後入嵩山，面壁十年，始得傳法之人，傳已遂入滅，故達摩亦稱震旦禪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師之例，不說法，不著書，惟求得傳鉢之人，卽至圓寂。至五祖弘忍，號黃梅大師，始開山授徒，門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為首座，竟不能傳法。而六祖大鑑慧能，以不識一字之貲春人，受衣鉢焉。後神秀復師六祖，悟大法，於是禪宗有南北二派：南慧能，北神秀也。六祖以後，鉢止不傳，而教外密傳遂極光大，爾後遂衍為雲門法眼曹洞溈仰臨濟之五宗。宋明以來，益滔滔披靡天下。今列禪門五宗表如下：



以上諸宗傳授之大師也。至各派之長短得失，固非淺學所能言，亦非本論所應及，故從闕如。若吾國佛學之特色及諸學說之尤精要者，請於次節試論之。

第四節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

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吾於算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

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於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範圍者；雖有眞宗日蓮宗，爲彼所自創，然眞宗不過淨土之支流，日蓮不過天台之餘裔，非眞能有甚深微妙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也；（眞宗許在家修行，許食肉帶妻，是其特色。但此亦印度所謂優婆塞，中國所謂居士之類耳；若以此爲佛徒也，何如禪宗直指本心，並佛徒之名亦不必有之爲高乎？）未嘗能自譯一經，未嘗能自造一論，未嘗能自創一派。以視中國，瞠乎後矣。此甯非我泱泱大國民，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竊信數十年以後之中國，必有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頂禮以祝，吾跂踵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請謳歌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爲我青年勸焉。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第一）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基督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教，景教乃盛於歐西諸國。釋尊生於印度，而印度千餘年來

從，三家齊興，別傳崛起；隋唐之交，小乘影迹，幾全絕矣。竊嘗論之：宗教者，亦循進化之公例以行者也。其在野蠻時代，人羣智識卑下，不得不歆之以福樂，慴之以禍災，故雖權法得行焉；及文明稍進，人漸識自立之本性，斷依賴之劣根，故由恐怖主義而變爲改脫主義，由利己主義而變爲愛他主義，此實法之所以能施也。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數級之明證也。此其特色二也。

（第三）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 試以第三節所列十宗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之耳，未嘗確然立一宗名也；其宗派之成，實自中國。成實宗則自訶梨跋摩以後，竺國故書雅記無一道，而其流獨盛於中國。三論宗在印，其傳雖稍廣，然亦不如中國。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沈沒於若明若昧之域，據言佛滅後七百年，龍樹菩薩始以神力攝取華嚴經於海龍宮，是

爲本經疏通之始。此等神祕之說，雖不足深信，然華嚴不顯於印度，已可想見矣。

而宗門更何有焉？在彼惟有「大不思議」「十地」兩論，推闡斯義，餘無所聞，故依華嚴以立教，實自杜順，賢首，清涼，圭峯之徒始也。雖謂華嚴宗爲中國首創焉可也。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剎那頃，無能知其淵源，其眞僞固不易辨；卽云眞矣，而印度千餘年間，舍此二十八人外，更無一禪宗，可斷言也。不甯惟是，後祖受鉢，前祖隨卽入滅，然則千餘年間，不許同時有兩人解禪宗正法者，又斷然也；若是，則雖謂印度無禪宗焉可也。然則佛教有六祖而始有禪宗，其猶耶教有路德而始有布羅的士丹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一人，前無所考，旁無所受，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由此言之，十宗之中，惟律宗，法相宗，眞言宗，淨土宗，嘗盛於印度，而其餘則皆中國所產物也。試更爲一表示之：

一	俱舍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二	成實宗	印度創之而未行	中國極盛
三	律　宗	印度極盛	中國次盛
四	法相宗	印度極盛	中國亦極盛
五	三論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六	華嚴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七	天台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八	眞言宗	印度極盛	中國甚微
九	淨土宗	印度極盛	中國次盛
十	禪　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夫我國之最有功德有勢力於佛學界者，莫如敎下三家之天台，法相，

華嚴，與敎外別傳之禪宗，自餘則皆支蘖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惟其一曾盛於天竺，其三皆創自支那。我支那人在佛敎史上之位置，其視印度古德何如哉？竊嘗考之：印度惟小乘時代有派別，（佛滅後小乘派分爲二十部。初分爲大衆部，上座部，佛滅一世紀時所分也；次分爲一說部，說出世部，二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多聞部，次爲說假部，皆二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爲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二世紀末葉所分也；此八派，皆從大衆部分出。次爲說一切有部，三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犢子部，復由犢子部分爲法上部，賢冑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次爲化地部，復由化地部分爲法藏部，皆三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爲飲光部，三世紀末葉所分也；次爲經量部，四世紀初葉所分也；此十派皆由上座部分出也。四世紀以後，小乘衰熄，大乘未興，佛敎幾絕。）而大乘時代無派別。大乘之興，凡爲三期：第一期則馬鳴也，（六世紀）第二期則龍樹提婆也；（七世紀）第三期則無著世親也；（九世紀）皆本師相傳，毫無異論，略似漢初伏生申生后蒼等之經學。及其末流，護法清辨，諍空有於依他之上；戒賢智光，論相性於唇舌之間；壁壘稍新，門戶始立，而法輪已轉而東矣。蓋大乘敎義，萌芽於印度，而大成於支那；故求大法者，當不於彼而於我。此非吾之夸言也，殆亦古德之所同許也。此其特色三也。

（第四）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中國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稱薄弱。論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見墨子公孟篇）蓋孔學之大義，浸入人心久矣。佛耶兩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饜中國士君子之心也；佛說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覺悟者，正迷信之反對也。）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耶教以爲人之智力極有限，不能與全知全能之造化主比。）其脩道之得力也在自力，（耶教日事祈禱，所謂借他力也。）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輔佐者也。中國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究窮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塞，嘗分哲學爲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先秦之哲學，

則毗於其可思議者，而之於其不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震旦，與之相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宋明後學問復興，實食隋唐間諸古德之賜也。此其特色四也。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三版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中國古代
學術思想變遷史

著者　新會梁啓超
發行者　無錫方東亮
印刷者　羣衆圖書公司
出版者　羣衆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